眞一齋集

年譜 性理淵源撮要

疏 附錄

箋

序

箴

1

眞一齋先生遺集序

此故大司成柳先生遺集也先生生
文宗二年壬申
成宗三年壬辰中進士二十年己酉擢大科
中宗七年壬申卒立朝凡二十餘年而官至國子長處
昏朝則直聲動一世際昌辰則用經術道德輔導
聖學師表後進何其盛歟其著述巾衍之藏當有以
補益世教者而不幸罹兵燹蕩然是爲子孫之恨然
不佞則謂先生之可傳者有不待此而信者何也昔
唐時直臣推魏鄭公一人而其大畧有史氏之紀而

已未嘗自爲論著以求顯於後世宋儒性命之學自
濂溪周夫子始而其見於文字者秖太極圖而已而
自程朱諸賢皆推尊之蔚爲儒宗蓋先生之大節有
晉川君姜公渾之重而爲之銘先生墓其銘曰諤諤
疏論烈烈風霜白日雷霆杖竄遐方人皆震懼公笑
而當其言照人耳目先生嘗撰大學十箴性理撮要
二書進御　經筵而其淵源之正造詣之奧往往與
退溪李先生理氣說暗契
中廟覽之嘉奬函　命印布先生又以諺文釋經書旨
義嘉惠後學而

當宁嘗問筵臣曰作經書諺解者誰也筵臣以先生對
敎曰儘鉅儒也若使二書進經 天覽則其表章
而褒揚之者當何如也假令先生之全藁尚完豈有
出於二書之外者哉是烏足爲子孫恨先生之八世
孫劑將以先生集付剞劂爲永久圖抵書不佞求爲
卷首一言不佞旣以傳世之重不在著述多寡告之
因爲叙而抑是集奚待不佞言而信資憲大夫刑曹
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藝
文館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後學錦城丁範祖謹
序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斯言固至矣然愚則以爲論其世則固可以知其人而必也誦其詩讀其書然後其人尤可以知矣向若無太極圖說易通西銘等諸書則雖如周張之賢其亦何從而知其造詣之極致乎我東性理之學創始於圃隱先生當時謂其論與胡雲峯合而顧無文字傳後又有寒暄一蠹靜菴諸先生相繼而作以續其餘徽而亦無著述傳後其造詣極致學者殆無所據依以得窺尋焉庸非可恨之甚耶至晦齋先生方有太極論辯大學補遺九經衍義等書逮我退陶老

先生出然後所著天命圖聖學十圖及其他發揮聖賢微奧之旨者無復餘蘊寔東方集大成之大賢也於是乎百世之下皆知吾道宗旨有如白日之昭揭而顧於晦退以前先輩以其藏言而沒謂無復影響之別有矣今見完山柳君養正所奉示其十世祖眞一齋先生大學綱目十箴性理淵源撮要一卷則其間乃有若此之先輩闡明性理之學至於如是而後生孤陋今始得知之寧不可愧也哉又況易詩書禮記四子諺解皆先生爲之使一世學者皆得正其音讀通其大義而適用至今其嘉惠無窮之功卽此一

事亦可見其益盛且大矣用是在當日而先生進是
卷于
中廟則　中廟即　命刊行遠近世而因嶺蹟達是解
之所自出于
正考則　正考亟稱互儒其前後受知於　上可謂至
矣而當河西金文正陞廡發論之日先生獨不蒙並
舉何也先生長國子五年訓誨四方之士旣無甚讓
於胡安定之爲四方之士又必不問而可知亦如胡
安定之弟子則是卷也宜若家傳戶誦而人有之矣
顧乃得見者鮮凡今讀經書而治博士業者無不習

先生是解而其出於先生得知者又鮮豈以年代久遠累經兵燹而然歟抑以先生之道顯晦有時而然歟或者疑先生此箴其論四七理氣處則固上契考亭之旨果爲獨得之妙而逐篇所陳諸說間與章句本意微有不同然殊不知此箴大體專以輔君德出治道爲主非正解經文之比則凡係古聖賢格言至論反覆援引務盡開導之義者自不容不爾蓋不特詔牖後學而已誠使爲人君者有以深體味乎此而實受用於己則將見語語皆切句句皆實以之而爲堯舜之聖以之而與三代之治者豈不外於此一書

之中矣其有關於帝王之學爲如何哉蓋自孟子沒後千五百年之間求其有聞於聖賢性理之學者惟董子韓子與范文正公而已然正心正誼之說原性原道之論勸橫渠讀中庸之語非不爲吾道中正知見而若以語吾儒家大全之學則有未可遽擬者且使三子作箴以獻於當時則其能如先生有未可必焉嗚呼孰知圃隱以後退陶以前其生於東國而能邁絕於彼乃有如先生者耶觀其處昏朝而直聲振世雖當震雷疊電之威便卽談笑而處之怡然見竄於遐裔無異安居於平地逮夫 聖主更化風雲玄

感歷數華膴左右帷幄則其所以沃贊睿猷潤色弘業者靡不從平日所蘊中流出來至於爲廢主請加敦親之恩喪葬謚祭必欲其皆用王禮者尤是使君上出於盛德之事而其不以廢興易心禍福掛念倡正論抗危言於權兇用事之時者又何其忠愛懇至而剛果俊偉也是皆先生性理之學有以致之而尤嚴於辨異端斥邪說其所論列於撮要之中者一開卷便使人瞭然知其源流而不爲所惑餘外若天文地理律曆象數等亦無不曲暢旁通以極其趣若先生者眞所謂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蔚然爲百世之

師表者矣惜其遺文散逸只有此一書之由於先生旁孫承旨淰重刊於按嶺節時者及姜相國銑金鶴沙識故先生之子孫爲之慨恨於斯博考海東諸可信文蹟雖片言隻字苟有及於先生者靡不採錄又要當世之諸名勝序記以附其卷而將剞劂之謬屬宗曾亦爲一言自以非其人固辭而不獲命遂書陋見如右拙語有無固不足道而自今以往人皆誦是藏而知先生先生之道因復大顯於世則豈非吾黨後學之一大幸而亘百世永賴者耶愚竊拭目而俟之云爾後學晉陽鄭宗曾撰

眞一齋先生年譜

皇明景宗皇帝景泰三年文宗大王二年壬申二月初二日乙丑先生生先生先世或居京或居鄉而家乘不傳胎第不可攷

英宗皇帝天順六年世祖大王八年壬午先生十一歲○有一名宰視先生氣貌有異奇愛之令屬句時方初日卽應日朝朝戶戶炊烟起令作對卽答曰夜夜家家犬吠無相公喜曰詩語有太平氣象後當作太平宰相

憲宗皇帝成化八年成宗大王三年壬辰先生二十一歲中進士先生自弱齡不好弄旣就學便有志於性理之學不事雕篆至是學益進名聞籍甚

十四年戊戌先生二十七歲四月丁大夫人憂廬墓三年雖寒暑雨雪晨夕上墓哀毀過禮

十六年庚子 先生二十九歲 六月服闋○居泮宮 晉川君姜公渾所撰先生神道碑文曰公服闋居泮宮十八年得賢師友涵養旣久學問益廣經史子集靡不淹貫而尤邃於易書禮記天人性命理數之原以至天文曆象之妙人所不能曉者必探索幽微毫分縷析融會貫通嘗手製渾天儀凡日月星晨璣庭節氣推移晷合先傳三舍翕然推讓名動士林云云

孝宗皇帝弘治元年 成宗大王十九年 戊申 先生三十七歲 秋魁館試尋報罷 以掌試者有竊吹之濫罷中外諸試故也

二年己酉 先生三十八歲 春再擢館試丙科出身○選授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兼帶成均館學師儒 李克增啓柳崇祖官雖卑其學行可爲師表請兼帶成均館以訓誨諸生 上從之○爲監修欽敬閣 時 上命修欽敬閣以先生明於天文使與領中樞金應箕監掌焉

四年辛亥先生四十歲陞待敎

五年壬子先生四十一歲移奉敎

六年癸丑先生四十二歲七月遷 世子侍講院司書○八月移司諫院正言一日與右相許琮論事經筵許啓宰相臺諫要相和同朝廷乃安先生力言宰相臺諫相可否爭是非非爲乖亂正欲引君當道事不恃理互不求合理惟務和同非國家之福也許琮嘆服○時朝廷議船價平定論有異同先生引大明律以證之 上以先生言爲然而猶未決後右相成希顔以質正官如京考律書則果如先生言 上歎曰柳崇祖之言果然 命郎施行

七年甲寅先生四十三歲拜吏曹佐郎

十年燕山君三年丁巳先生四十六歲出爲忠淸都事

十一年戊午 先生四十七歲 遷成均館直講○十二月丁
參判公憂 哀毁如前喪太學生闔齋來弔
十四年辛酉 先生五十歲 二月服闋○除弘文館副校
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遞爲忠翊府都事 時詳定國家經費設局選員先生亦與選有是命 五月
授吏曹正郎
十五年壬戌 先生五十一歲 移戶曹正郎
十六年癸亥 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拜司藝○七月轉司憲
府掌令 時廢朝政亂先生倡議同僚疏論主失十餘條皆切直不諱 九月左遷
授護軍 先是法駕出幸還宮不由正路徑由書雲觀先生進曰君子行不由徑況人君乎一

事不由於正萬念從而皆不正因極諫主大怒遂遷護軍

十七年甲子 先生五十三歲 二月掌司馬試取柳禮臣鄭百鵬等○夫人驪州閔氏卒○三月還拜司藝○竄配原州 時廢朝政益亂追論掌令時疏事有是竄焉

十八年乙丑 先生五十四歲 冬逮繫京獄復杖配原州 謫自所就禁獄加栲掠問前在臺諫時先發行不由徑之言者誰也其時同僚皆失色先生徐曰先發者是崇祖也禍將不測有伸救者還配前所

武宗皇帝正德元年 中宗大王元年 丙寅 先生五十五歲 九月特除弘文館副應教知製 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編修官尋陞典翰 時喪亂甫平萬化維新首開經幄以待端明

之士於是三公交薦先生賢先生起膺 召命每進對論說縱橫發盡秘奧諸講官皆歎服以爲眞經幄之士也

特陞掌隸院判決事

廢朝以來掌隸院詞訟淹滯究枉莫伸至是公道初開牒訴雲委 上以非先生莫可裁決有是 命

移授工曹參議

兼帶經筵官

三公 啓柳崇祖學術高明經幄不可無此入 上從之換授工議令 兼帶經筵官蓋異數也

上疏請葬燕山用陵儀

燕山卒 傳曰以厚禮葬之停朝市定墓直何如大臣等 啓曰禮葬請用王子君禮至於停朝市定墓直不可爲也先生上箚略曰曩者前王大失人心幾傾宗社二三大臣因天命人心奉 王大妃慈旨推戴 殿下 殿下迫於臣民之戴不得已正位宸極而敬奉前王之誠益篤使宰夫監膳幸姬侍從將士扈衛以捍不虞服御物膳絡繹於途不幸遘厲奄忽昇遐 殿下哀傷痛怛撤膳撤朝欲盡喪葬之禮議于大臣而大臣之議恐未合義矣臣竊惟君父一體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舜祇載見瞽

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豈以瞽瞍之頑而廢我生事葬祭之禮乎太甲敗度縱禮伊尹放之桐宮冀其悔悟太甲若或未悛而崩則喪葬之禮當何以處之也幽厲亂亾雖加惡謚而王號未替前王之得罪宗社固不得祔祀宗祧而人臣爲君喪葬之禮不定若是也葬用陵儀別立廟主計聞上國情之至義之盡也宋太祖之於恭帝我太祖之於恭讓其喪葬上謚之禮亦可法也上國使臣若何問之則不可不預爲之圖也文飾而對非事上示下以誠之道也上命廣識之皆以爲不可施行柳子光請付有司朴元宗以爲不定在近侍上不從只遞經筵官大司憲李繼孟言柳某盡言無隱不可遞其官上遂命燕山墓自所在官俗節致祭置守墓三人

二年丁卯先生五十六歲九月除成均館大司成

五年庚午先生五十九歲承命課授年少文臣三公啓性理之學不可絕其傳請選年少文臣就柳崇祖受業焉上從之爲經書諺釋以曉

諸生柳眉巖希春○記曰柳參議崇祖淡於經學在館職時爲諺釋以曉諸生經書之有諺釋自柳參議始云而未詳其年月姑付于此

六年辛未先生六十歲三月侍御明倫堂首講大學時上視學謁先聖仍御明倫堂命諸臣進講先生首講大學反復論說存心出治之要間以規諷寓之上傾聽翼日撰進大學綱目十箴性理淵源撮要等書上特命刊行先生率諸生上箋陳謝進所撰大學十箴一曰明明德二曰作新民三曰止至善四曰使無訟五曰格物致知六曰謹獨七曰正心八曰修身九曰齊家治國十曰絜矩皆格言至論又撮要性理淵源同日投進上嘉之亟命刊行特加嘉善賜金帶一腰唐表裏一襲先生固辭再三教曰此非爲一事卿久掌成均作成人才以助予治功在可賞其勿辭○鶴沙金公爲大學箴識曰四端七情之理發氣發氣挾理隨之論始發於朱夫

子繼發於黃勉齋元明以下及我東諸大儒未有說得到焉退陶先生乃始發之於天命圖雖以奇高峯之辯博未免始疑貳而終勉從實前聖所未發精微之極致也柳先生爲大司成進講大學退而著大學十箴性理撮要等書進之中廟深加嘉獎仍命刊行其言無非就從古聖賢格言至論別發出來者至於明明德箴中有曰理動氣挾四端之情氣動理隨七情之萌鳴呼先生之於學既無援受之處而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有以上契於考亭下符於退陶者若此其炳然云云

薦趙光祖金錫弘黃澤三人上下教于先生曰予聞儒生多聚于學其可用者抄選以奏於是先生以三人應薦

六月上疏乞退歸田里調病大學生上章請留上下教于先生留泮中調病

十一月拜黃海道觀察使遞付同知中樞府事三公同經筵官啓曰近將講周易繫辭圖書啓蒙柳崇祖精於易學不宜外授乃改同樞仍命與金應箕同弘文館讀書堂諸儒討論易禮性理

大全以備進講

七年壬申先生六十一歲二月初三日戊寅以疾終于京第計聞上悼惜賜棺槨時祭有加館閣文士相弔曰柳某今亡斯文之厄也搢紳及大學生皆奔走來哭無有後者諸生有行素七日如喪其親屬者 至五月庚申奉窆于驪州治南文谷先壠之下會天雨大學諸生咸冒雨哭送郊外夫人閔氏墓同日祔夫人墓初在廣州治西至是遷奉合窆神道碑成晉川君姜渾撰○碑文之成未知的在何年姑付于此

孝宗大王二年壬辰九月同副承旨柳淰進重刊大學綱目箴性理淵源撮要壬辰兵燹之後舊刊板本及冊子俱皆亡失至是先生玄孫淰爲嶺伯重刊還朝卽上疏投進 上答曰所進冊子實是格言至論予常欲

觀覽矣仍 傳曰 賜給 虎
皮一令以表予嘉尚之意

八年丁酉七月先生後孫經立爲河東宰附刊神
道碑銘及柳淰進冊疏于河東府

眞一齋先生年譜

眞一齋先生遺集上

疏

請葬燕山用陵儀疏

云云曩者前王大失人心幾傾　宗社二三大臣因
天命人心奉　王大妃慈旨推戴　殿下　殿下廹
於臣民之戴不得已正位宸極而敬奉前王之誠益
篤使宰夫監膳宰姬侍從將士扈衛以捍不虞服御
物膳絡繹於途不幸遘厲奄忽昇遐　殿下哀傷痛
怛撤膳撤朝欲盡喪葬之禮議于大臣而大臣之議
恐未合義矣臣竊惟君父一體父雖不慈子不可以

不孝舜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豈以瞽瞍之頑而廢我生事葬祭之禮乎太甲敗度縱禮伊尹放之桐宮冀其悔悟太甲若或未悛而崩則喪葬之禮當何以處之也幽厲亂亡雖加惡謚而王號未替前王得罪 宗社固不得祔祀 宗祧而人臣爲君喪葬之禮定不若是也葬用陵儀別立廟主訃聞上國情之至義之盡也宋太祖之於恭帝我 太祖之於恭讓其喪葬上謚之禮亦可法也上國使臣若何問之則不可不預爲之圖也文飾而對非事上示下以誠之道也以下缺

箋

進大學箴箋

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臣柳崇祖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臣所撰到大學三綱八目箴繕寫成冊粧績投

進取進止伏以窮神知化聖賢之學問精功修已

治人帝王之傳授心法肆瀝卑抱庸瀆 高聰竊觀

古大學規模條理極其詳由體達用君天下律令格

例該而備沿流求源首明德新民至善之綱繼知止

有定能得之效乎治家齊之務本乎修身誠正知至

之原在於格物要領宏大而節目纖密文理接續而

血脉貫通河南程先生表章於戴記紫陽朱夫子註解於淳熈奥旨微辭絲分縷析西山推衍其義丘公補輯其遺臣早嘗服膺晚竊知趣謂性理源委誠萬世教人之蓍龜知事物後先實百辟臨民之軌範曩叨講讀啓沃之列嘗進格致誠正之論每念 聖聰之明必資經術之助物格則魑魅莫遁於禹鼎鑑明則共驩難容於虞朝兾 一人之衷昭揭白日於萬物之理洞析秋毫不量菲薄之才思效著述以進身或在千里之遠誠常懸九重之深濫蒙鳶魚之陶甄因與耆艾而採討懷懇懇報 上之悃寤寐不忘

君恒兀兀繼晷之勞門垣皆置筆劄性命道德之奥

爲綱目本末之箴明善誠身之方粗陳梗槩齊家治

國之要略擧綱維載瞻九仞之高庶裨一塵之益玆

蓋伏遇 主上殿下剛健純粹緝熙明光道積德修

懋敏高宗之遜志月將日就肯啓成王之單心方將

窮理盡性而切磋琢磨益致直內方外而瑟僩赫喧

欲引發彀率凖的須洞徹表裏精粗俯釋微誠仰塵

淸讌止當止得當得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之私

明益明新益新匡吾心之矩而同萬民之欲 臣崇祖

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奉箋隨進以

聞

正德六年三月十二日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

臣柳崇祖謹上箋

序

進大學箴序

臣崇祖聞朱子曰大學之道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臣竊嘗繼之曰大學之道乃修齊治平之規矩準繩而爲方圓平直之至也爲君者不可不明大學之道規矩準繩之所自出爲臣者不可不講大學之道規矩準繩之所由施爲民者不可不知大

學之道規矩準繩之所當從二帝三王之所以治隆俗美而爲人倫之至者正規矩準繩之體以成己而運之於上故方圓平直之用自正而物成於下矣春秋戰國秦漢以降欲方圓平直之正於下而偭規矩準繩之法於上故觚不爲觚玦離不環傾側陂倚屈曲邪枉無所不至枘鑿齟齬方圓不周使天下後世不復見方圓平直之出於規矩準繩之妙而以成己成物爲何事可勝慟哉然規矩準繩之體之正豈可以他求哉不越乎吾心之好惡之正而不偏耳格物致知以知其善之當好惡之當惡而惡惡則如惡惡

臭好善則如好好色凌去其惡而必得其善毋自欺以誠其身然後推之以齊其家則好知其惡而使一家之人皆去其惡惡知其美而使一家之人同歸於善以之治國則有善而責善無惡而正惡率之以仁而興仁讓之善無貪戾之惡以之治天下則絜之以矩而同其好惡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無以爲寶惟善爲寶見善則能舉而先之見惡則能退而遠之大能絜矩而又於其身去驕泰之惡敦忠信之善則規矩準繩之體立而已得其成矣方圓平直之出於此而成物者其有不正乎臣自髫釋潛心大學

之道雖未能明規矩準繩之體於心而方圓平直之
用不得不由此而後正者則竊嘗講究有日矣何幸
聖上銳意二帝三王之學之治 親臨大學 躬
負聖先崇儒重道橫經問難嗚呼休哉甚盛舉也二
帝三王之學之治指日可期矣然都俞之美吁咈之
戒誦之於口諷之於耳不若筆之於書欵之几案日
省警心之爲懲也臣不揆淺陋迂拙之見竊取經傳
章句之意謹著三綱八目之箴而終之以絜矩箴時
而獻焉者臣之平生所學不過如是庶冀 聖上之
心之規矩準繩如契於大學以之成己而絜之爲方

圓平直者雖不刻雕其物物而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自然各得其方圓平直之正無一毫長短廣狹之偏而彼此如一物無不成矣若擬瞽矇之誦爲暬御之規 賜塵冕旒而日新又新焉則所以明好惡而絜其矩以同好惡焉者有不容已矣其於成已成物之功庶少補云 臣崇祖謹序

箴

明明德箴

論降衷道德均賦之源心性情意四端七情之別志意先後朱陳之說互明一致之意與氣質疎密精粗之辨天地與人氣質之分明德本體之明所發之端復初之功效者先存養學者先省察之白異端百家所學毫釐之差拘氣超形不明不

行之端孔孟程張性理淵源之
正能知能行變化氣質之方

一陰一陽本一太極繼善成性理氣妙合秉彝懿德
人所同得精眞之凝靈妙虛寂不嗇於愚不豐於智
內具衆理外應萬事統性與情神明瑩澈情動於性
純善無雜意發於心幾善與惡理動氣挾四端之情
氣動理隨七情之萌氣體之充志氣之帥志一動氣
氣一動志志先意後晦庵之言意先於志北溪之論
志心所之意乃謀度心有所之意必思索意思有定
志又以立二義一致互明其說才爲人能昏明强弱
頤論稟氣輒指性發考之事理程乃爲密氣質稟賦

通塞清濁質具形色氣爲動息知來藏往氣魂質魄
天地與人氣質之原分陰分陽動靜互根司聽司視
聰明知覺氣能運行質有依屬氣拘初賦物化形接
塵污明鏡蒙昧昏黑本體之明昭晰不息良知良能
自然之性孩提及長不教愛敬隨感以應油然而發
孺子入井莫不怵惕知皆擴充兢業克復五性之德
淵泉溥博不可勝用天下明德止於其止欽明濬哲
聖愼存養賢謹省察全動靜德靜專動直具動靜理
於動易失若不致察或差毫末淪於虛無流於寂滅
爲我無君亂倫自潔兼愛無父親疎不擇記誦眩理

詞章篆刻權謀詭詐術數迂曲杞柳桮棬矯拂戕賊
作用運動喘水食色皆混善惡唯認形質氣馬所適
舉物遺則詖淫邪遁蔽陷離窮發心害事機變盲聾
百家衆技讖緯符祝告公荀揚韓蘇胡釋鶻突杜撰
隔靴爬痒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紛紜謬戾降衷性鑿
訓詁附會舛錯瑣屑清談雌黃糟魄事物夢幻人世
塵芥八荒青白其眼睥睨巖廊緣悲黃黑歧泣南北
放浪形骸蔑棄禮法投轄啣盃爲通恣情高臥爲達
玄靜厭事爲雅勤謹奉公爲俗索隱行怪窈冥昏默
博物洽聞汗漫不約未聞格致之學安有反身之實

鶩遠喪志行已無益孔兼氣質孟道性善相近習遠
智愚知勉上智下愚質定不易本性之善在中緒出
苟勿暴棄人一己百變化氣質及成功一彼皆不知
理氣莫別氣不論性性不論氣歧而執拗不明不備
程張剖析明氣與理氣殊形稟理一天地氣不外理
理寓氣裏理不離氣渾然一本氣不雜理粲然不混
無先無後無端無始賦物之初理一氣二物稟之後
氣同理異君子善反不性形器正論一出宣朗日月
千古昏惑一朝洞豁惟精惟一擇中允執

作新民箴

民心之天本與我一汚于流俗舊染未革湯盤自警
日新其德建其有極斂錫五福推同然心興其孝悌
若窘飢寒何暇治禮同其好惡旣富方穀分井受田
鑿飮耕食不違農時不奪蠶績女有餘布男有餘粟
不飢不寒仰事俯育設庠與校敎以人倫觀瞻感化
作其自新鼓舞陶甄範圍經綸勞來匡直振德輔翼
直溫寬栗優游自得會其有極于極保錫若不自新
本體不立施之無源民不心服管晏功利申商慘刻
孫務服遠悝盡地力律令刑法食貨掊克假託富疆
騁其私術拂其好惡剜割心肉強鴟姦宄贏顛溝壑

救死不贍敢望振作絜之以矩同其所欲興仁興讓不期而得

止至善箴

烏止丘隅射準鵠鵠虞張其機省括度釋降衷之善惟皇之極不偏不倚彌高彌堅無適無莫忽後瞻前躍如卓爾中道而立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乃目之大當止之地念典于學切磋骨角於緝熙敬琢磨玉石知止其止能得其得瑟僩赫咺表裏如一止於至善巍然盛德親賢樂利無一不獲事之終始物之本末無不用極止而不遷無黨無偏蕩蕩平平歸其有極

浩浩其天若不知止擇善固執敬墜阿諛仁流姑息孝從親令慈長子惡夫婦私昵信諒尾白爲我兼愛仁義之賊無權子莫執一廢百欹器不中虛欹滿覆皆失其中過猶不及慮而後得不可不擇

使無訟箴

惟皇上帝生民有欲欲動于中知誘於物利義之交失得之接窒而不通訟由以作無情詐飾變亂黑白垢吾心鑑昏而不察眩是與非撓直爲曲鬱抑不伸寃枉抱屈片言以折明清審克雖曰能斷非本而末誠內自訟克復四勿吾心之德蕩蕩正直無少私蔽

光明聖哲矯僞之人自然畏服水怪狀見嶠犀之靈
虞芮質成周文之庭蟬緌范冠蟹筐蠶績此謂知本
在明明德知其所知得其當得必止於是終始惟一

格物致知箴

心外無理理外無物致吾之知在物之格天道變化
風霆發育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絪縕坱圠各豪亭毒
散爲萬殊各一太極五性四端本善無惡堯舜塗人
其初如一引伸觸長即物以窮日格一物日日積功
一朝心源融釋貫通達道達德瞭然心胸如鑑之明
莫遁姸媸如衡之平輕重難欺千蹊萬徑皆適邦畿

若不窮格以致其知物之精粗事之是非顚倒錯亂眩瞀昏惑背君父道昧忠孝節忽長幼序暗男女別忌朋友信失秉彝則姑息眼前狃愛骨肉苟安鴆毒溺情帷薄罔慮危機不愧慚德迷人[illegible]禍惑夜半哭媒患巫蠱釀毒餠藥恩乖父子孽生嫡妾諛佞爲忠正直爲曲奸諂日進賢智退藏由不知微自速危亡格致之功誠正之方千里之謬一毫之差是非之鑑剖析不頗精以察之日就月將緝凞光明不息自強

謹獨箴

天德王道要在謹獨一念之微幾善與惡此心之發

幽暗細微未形於迹已動莫幾人未及覺我已獨知
善惡不遁吾心之識當此之時顯見昭灼此一欵不愼
放過毫末從惡如崩燎原難撲義利之戰如蠻如觸
一膜之内便爲胡越及見君子揜護其慝怵迫遮閉
心勞日拙如見肺肝黶然愧怍是雖自欺猶冀恥格
過此以往不知紀極心注事爲神運酬酢十手十目
所指所覩是非得失反不自覺入市攫金物交於物
悍然不顧冥然莫察昏虐修縱放逸頗僻無所不至
爲鬼爲蜮其機如此當自惕若惡惡如臭好善如色
危微精一義敬方直心廣體胖愜足自慊浩然充塞

正是四國所操者約惟恭之篤無曰不顯罔或少忽

正心箴

心之神明理氣之合虛靈知覺寂感而寂故彌六合卷退藏密性命之正道義之源形氣之私物我之分危微之幾善惡之關操舍之萠聖狂之端應感之妙人情之常感物而動或存或亡一心之微衆欲之攻飲食燕安歌舞鼓鐘宮室臺榭土地兵甲遊田鷹犬射御勇力珍禽奇獸美草異木官反貨內寶玩珠玉符讖圖書仙佛巫祝奢麗侈服蛾眉嬪妾忿懥好樂憂患恐懼貂璫嬖幸阿意無忤輻輳於前巧中其欲

淫聲亂耳妖姿蕩目桑雍中結蟾蜍內蝕聽誨奕秋
息繳鴻鵠事幾之來念慮之發若不加察情蕩性鑿
治心之防莫善寡欲明鑑戒後金人恭默盤警溺人
杖扶顚蹶矛慮伏兎席愼寢食劒思佩德牖以納約
觸物知懼寓目兢惕持敬丹書勝怠無逸內蠱不生
外誘難托廓然大公無少私曲閑邪存誠懋敬厥德

修身箴

一腔之內萬慮之集鼻口耳目臭味聲色手足動靜
威儀千百筋骸之束各有其則尊其德性道其問學
肇修人紀愼徽天秩言則忠信行必敬篤改過遷善

懲忿窒慾行有不得反求諸已正誼明道不計功利己所不欲勿施於彼和順中積英華外發動容周旋自中繩墨親所當親愛所當愛敬其可敬畏其可畏賤而惡之哀而矜之傲惰之接無偏無陂惡知其美同歸於德好知其惡使不爲惡遜志蟊賊逆耳砭石不溺於愛不貪於得盂方水方表正影直戰兢自持乾乾夕惕

齊家治國箴

一家之法天下之則不出其家敎成於國父父子子親親之極兄兄弟弟友友之篤夫夫婦婦男女之別

整然肅然其儀不忒天下之人於此矜式孝以事君
弟以事長慈以使衆各適其當家或不齊壞亂天常
終風且暴絲衣黃裳魚網鴻離醜不可詳爲弓翩反
相怨一方大不友恭鬩于其牆弗祇服事大傷考心
不子厥子小弁怨潨二子乘舟青蠅止棘牝雞家索
龍漦流毒禍水燕啄王環鹿潰胎患閨閫三綱斁絕
五常之性非由外鑠敦叙天秩豈可強爲孝弟與慈
以端而推惟慈之天家國之急於子不泯于民或滅
惟孝與弟間或有失母之慈子未學知恤事君事長
皆勉恭恪鰥寡孤獨易慢而忽赤子無知呱呱而泣

其所好惡不能自說心誠求之尚不遠欲矯此惇獨
流離艱難凍餒勞苦怨咨慨歎推愛子心惠鮮周之
民懷其仁鼓舞感發仁讓於家薰陶其俗貪戾之孽
亂亾之促爲善之難如天之登從惡之易若土之崩
善必積成惡雖小怵一人之善萬民之福片言之非
僨事之速萌芽之動影響之捷君之一身民所則效
違其所命從厥攸好桀紂帥暴民從好暴堯舜帥仁
民知禮節有德於己責人之善無惡於己正人之惡
藏身不恕喩人不得造端夫婦自卑以陟風行草偃
聲敎以訖極天空家蓼蕭宜兄鳲鳩正國歌詠性情

刑妻及弟天下化成舉斯加彼如掌之反愼厥身修邇可及遠

絜矩箴

匠之制方持矩以度君之出治匪心不克萬化之源一心之發以心爲矩推以度物天下之心無間於己如非我願亦勿施彼老老長長興孝興弟幼幼及幼恤孤子惠彼我之間以矩以絜同其好惡從心所欲不踰其矩皆止其極矩之能絜好惡之公矩之不絜好惡不同民之好惡實關財穀財之聚散由人貪瀆人之用舍君心善惡生財大道休養生息財天所生

民情至願若務鳩斂天怒民怨天命得失人心嚮叛
天理存亡皆決於此絜矩之道不過如是先愼乎德
與民同樂以義爲利内本外末善人爲寶不寶金玉
彥聖心好媢疾遠斥若知愛惡未盡黜陟不能絜矩
妨賢病國居位修己治人之術驕泰必愼忠信必得
食寡用舒生衆爲疾富藏天下家給人足各得其所
不知帝力一矩之絜天下保合折旋中矩外方内直
隨物賦物與天同德
右箴非臣之私意臆說也皆大學聖經賢傳之奧
旨程朱論辨取舍之格言發未發以極其趣會其

要以見諸用其規模節目本末終始粲然備具誠自治以治人之指南也豈特時君世主之所當講劘而密察加察以躬行者乎實萬億載裕後燕翼之良規也一言一藥皆爲法戒故臣采而輯之推而明之然曾子於十傳之中釋本末則曰使無訟乎釋誠意則曰必愼其獨釋平天下則曰有絜矩之道釋齊家治國則曰治國必先齊其家釋格物致知之傳則闕逸放失故今臣之箴不曰本末而曰使無訟不曰誠意而曰謹獨不曰平天下而曰絜矩其於格物致知齊家治國四條則不單舉之

而合兩條爲一者竊有意焉蓋訟者矯情幻化而與人爭辨以混眞贋以致寃愬者也獨者念之初萌而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幾也矩者吾心之法度而平天下之具也况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吾心之知之致在物之格也家之則足法於國而國之敎先成於家也凡爲惡於獨者自以爲獨知而人未之知也故恣意爲之而不知其是非善惡不敢適於吾心之鑑者尤爲顯見而嚴於十手目之所指視也治天下者自以爲天下至廣難平也而不知天下之心亦我之心也正吾心之矩以絜之則

吾之好惡同於天下而無不平矣分爭辨訟雖足以詰姦而伸寃然天下之大不得人人而分之辨之則姦或未詰寃或未伸者多矣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教化之陶甄之使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有恥且格而納民俗於禮讓之風則自然畏服而不得盡其無情之辭矣訟何由興乎且明德爲三綱之首而德之明必先資於格物故經曰致知在格物而傳文亡鈙秦漢以降諸儒未知大學修己之學也獨唐之韓愈李翺發於原道復性之篇而亦無及於格致之功也至朱子補其亡焉然後知

格致爲聖學之始而治道之根柢也刑妻及弟以御家邦故眞氏衍義止於齊家之要而不及國天下者以見家之可推於國而丘氏補治平之務以達之天下誠以國之本在家而天下之本在國故也聖狂之分實源於物之格不格獨之謹不謹而治亂之萌常由於家之齊不齊矩之正不正俗之淳漓占於訟之有無而本於德之明不明故臣於此尤致意焉耳操心之要出治之本其有大於此者哉其曰明曰新曰止而格致以精之誠正修以一之齊治平以推之者言雖殊而要其歸則不越

乎一心之敬而已精一允執之中一以貫之之實
忠恕之道亦不外是唯謹獨爲守之之方也苟吾
心之好惡雖察於格致之知而不審於方發之初
以謹其獨以正其好惡之矩之體於心則其好惡
不明於身與家國天下而不得其修齊治平之正
矣自古願治之君輔治之臣孰不知修齊治平之
爲可好而昏亂危亾之爲可惡哉然好惡不謹於
獨以正其心之矩故其發而絜之以見諸行事者
雖極修其文爲之末而其明德之實則昏而不明
猶舊也故其效不逮於修齊治平之隆者萬世之

通患也恭惟 聖上以格致誠正之學恢 祖宗
視學之規其 聖學之明 聖治之隆蓋將超虞
周而陋魯侯矣彼區區漢明宇文周之屑屑於事
爲之末而無其實者何足與議於 聖明之舉乎
伏願 殿下先謹其好惡之念於獨而察之以精
守之以一以正其 聖心之矩之體於內又引經
幄侍臣朝夕與居薰陶涵養其德性氣質益正其
正益修其修緝熙其敬純亦不已而使本體中正
純粹精直方大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後其發而施
之於事也絜之以矩而允執其中以時措之則事

皆合空而能得其好惡之正矣於民其有不同者乎其他號令政教典章法度之可法可遵者則祖宗成憲至精至備而具於金科玉條一一次第舉而行之守而勿失祖述堯舜憲章 祖宗律天時襲水土則二帝三王之學之治不難致也夫大學之綱目本末備於仲尼之經曾子之傳程朱諸儒之註眞德秀丘濬之衍義補遺臣何敢更贅固知未免迂遠不切之譏然論學而不本於大學則昧於事物之理而無以體之於身言治而不源於大學則暗於治人之本而無以施之於用今 聖

明臨大學咨道之時臣適當 賜對咫尺 天威
十忘七八未悉所蘊故謹書平日之所願陳者以
獻焉勿以此爲鳥噪蠡蔑之過耳而時於燕間庶
賜乙覽以貽孫謨而益盡心體之明益嚴闔門
之法益謹其獨益正其矩則國家幸甚萬世幸甚
臣崇祖謹錄以 聞

性理淵源撮要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通書註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巳成性則理之巳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圖說註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巳具之稱形器巳具而其理無眹之目○又曰太極之義

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序
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
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
時論之則非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有是理卽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
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生一而後乃生二
則其察理亦不詳矣○西山眞氏曰朱子此言可
謂有功於學者大抵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者皆
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
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之名而道

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致而言則曰極又何嘗有二耶若列子渾淪之云漢志函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儻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又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者指天地萬物之根也無極者著無聲無臭之

妙也○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無極之謂也不可容言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
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
者而觀之則冲漠無眹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
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
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

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所以為太極者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五行之生隨其氣質所稟不同各一其性渾然太極之全體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無所不在也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無極二五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陽而健者成男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母之道也人物之始氣化而生者也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於動也人物之生各一太極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最靈而不失其性之全此天地之心

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

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心性情意志氣理命

朱子曰性者天理也萬物禀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也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氣者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情者性之動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

喜怒之中節是性中道理流出而當然之則者理也其所當然之根原是命許多事物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沙隨程氏復心曰理氣合爲心未發爲性已發爲情本然之性理也仁義禮智信五性皆天理故本無不善氣質之性氣也純清者全其性上智也雜清濁者善惡混中人也純濁者全是惡下愚也理發爲四端氣發爲七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正情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中節則公而善不中則私而惡

天人心性情

以天道言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而生以亨而長以利而收以貞而藏心也

以天命言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心也

心之虛靈知覺神明

心之虛靈理氣合心理無形而寂然不動故虛氣能應而感通天下故靈心之體也

心之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人心從性命之正而發者道心知識其理之所當然覺悟其理之所以

然心之用也
心之神明虛靈而妙衆理故神不昧而宰萬物故明
○吾儒之虛虛而有故具衆理老之虛虛而無故
反天理吾儒之寂寂而感故應萬事佛之寂寂而
滅故絶天常
天地人氣質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
質也
目司視耳司聽各有攸屬不相通者質也視聽而聰
明知覺者氣也○運動者氣形色者質是粗也魂

能知來者氣魄能藏往者質是精也

朱子曰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爲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爲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又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

雙峯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

釋氏

陳氏曰釋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眞體以天地萬物皆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屛棄人事絶去天常一歸於眞空以空寂爲性

老氏

陳氏曰老氏以無爲宗以道爲超乎天地氣形之外亦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

入事之理耳淸虛厭事以虛無爲道
西山眞氏曰淸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說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累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

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旣失之而爲淸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潑畱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

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界猥貪吝叟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邪爲無邪夫旣酷嗜而濬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眞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如何邪此所謂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爲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洪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爲

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亾如出一轍皆學老莊
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
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
道爲師哉

楊墨

西山眞氏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
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
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絜身亂倫之訓
已是闢楊矣○胡氏曰楊朱卽莊周所稱楊子居
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

晏嬰學之者也○朱子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
專於爲己○又曰楊朱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
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使人皆如此
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無君也墨翟見世人自私
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不分
親疎而視其至親無異路人此無父也○眞西山
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其迹似乎義墨翟
於親疎之間無乎不愛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
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

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或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專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

記誦訓詁詞章

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註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陳氏曰世儒或

訓詁解釋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

權謀術數

陳氏曰管商申韓鄒衍之徒以刑名功利爲教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變詭謀譎智詐術之士非曾中義理去做皆非所爲教也五德生勝之說怪誕不經

論性氣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也

朱子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

屈木所爲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
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
其善者僞也○朱子曰告子認氣爲性見得性有
不善須拗他方善○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
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也

朱子曰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輔氏曰前說以
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爲性本

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
○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楊子修身篇人之性
也善惡混修其善者爲善人修其惡者爲惡人氣
也者所由適善惡之馬歟○朱子曰告子以善惡
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
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告子曰生之謂性

朱子曰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
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
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朱子曰告子

不知性之爲理乃卽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敎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旣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喩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喩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

質而亦不知其爲有淸濁賢否之分也○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是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

告子曰食色性也

朱子曰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其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朱子曰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蘇軾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岐矣○胡安國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胡宏論性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具全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卽湍水之說也○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
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
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
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也
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
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

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章三者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辨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顚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爲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
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
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
之罪也○問才與材字之别曰才字是就義理上
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
有材用木旁指適用底說如非天之降才爾殊就

義理上說○又問才與情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饒氏曰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淸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倪氏曰朱子以程子爲密卽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

遺矣○胡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此篇矯揉二字不同首章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爲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朱子曰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衮來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

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爲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爲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

勉齋黄氏答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

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
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
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
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
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
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
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
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
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
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

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北溪陳氏淳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値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眞元之會如曆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眞元之會來

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禀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

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
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
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
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
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
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
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
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
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

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邪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禀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禀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禀而不及

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
下學者只得接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禀之說從
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
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
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
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
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禀言之
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

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
與相雜爲言耳
潛室陳氏埴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
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
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
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
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
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
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
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

形而下者耳故孟子荅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幷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

理氣說一　程復心撰

沈毅齋先生曰天下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

之理有陰陽則有木火金水者氣也有健順則有仁義禮智者理也氣非理則無所承理非氣則無所附是故未有陰陽已有太極未有此氣已有此理推所從來固不無先後之別然言太極則已不離乎陰陽言性則已不離乎氣質有則俱有又豈別爲一物而有先後之可言哉合而言之則太極無物不存萬物各具一太極性卽氣氣卽性蓋未始相離也初豈有所謂本然之性而又豈有所謂氣質之性哉分而言之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性自性氣自氣又未始相雜也豈無

所謂本然之性又豈無所謂氣稟之性哉感通之
謂情則四端者理之發七情者氣之發也能爲之
謂才則無不善者出乎性孟子所論才是也而有不善者
出於氣者也程子所論才是也由是觀之理無不同也所
不同者氣耳理無不善也所不善者才耳是猶水
之流行雖不異而器之受水者則異也器有大小
則受有多寡器有汚潔則受有淸濁氣稟雜而理
亦爲之不純矣形質拘而理亦爲之不全矣智而
不賢者聰明通曉而乏柔順之德賢而不智者和
順溫柔而無通曉之才薰染其中則理不能以管

氣而氣反足以勝理矣偏於惻隱而無羞惡其弊必至於貪溺墨氏之無父亦偏於惻隱是偏於羞惡而無惻隱其弊必至於殘忍楊氏之無君亦偏於羞惡是雖皆謂之性而其惡莫大焉程子曰善固性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而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無他性本於天雖氣之本而氣存於人實性之用性如日月之明而氣則如雲霧之昏矣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蓋謂此也夫形氣未具人物未生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是人生而靜以上也可名之以理而不可名之以性此所謂在天曰命是專以理言之也有天下公

共之理有一物各具之理及降而在人則墮於形氣雖可謂之性然已涉於有生而不得超然於是理之本體矣是纔說性則便已不是性也是所謂在人曰性也是專以氣質而言之也然性之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要當於未離之中而見其未嘗雜之體可也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所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是不可不加學問思辨之功以爲克治變化之術也或

曰性出於天而氣亦出於天者也豈遽若是差殊也曰形而上者太極之妙也陰陽五行固無純雜之辨矣或曰人品之不同固由氣之昏明厚薄在物言之抑其所禀之性亦不全邪抑亦因氣質之偏蔽而然邪曰由其氣之所受者如此故其理之所得者亦止於此爾曰然則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者爲如何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所以物性有近於人之性者如猫相乳之類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所以人之性有近於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之人然物有一善之通則能專而不變人有萬物之應未免泛而

易昏然物無擴充之能而人則極擴充之妙者又可以觀理氣之異同矣嘗觀古人之論性孟子專以本然言性而不及於氣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荀楊誤以氣質爲性而不識其本所謂論氣不論性不明韓子之言性可謂備矣五性之說固已見其理之同三品之說乃不知其氣之異此濂溪張程所以不得不表章而發明之也然考之經傳已有此意但古人未嘗明著其氣質之名爾書曰天降衷于下民又曰天乃錫王勇智又曰人爲萬物之靈又曰亶聰明作元后非氣稟之異乎其後孔

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之說孟子生之謂性之辨皆此意也但張程表章以示人耳其有功於前聖有補於後學豈淺淺哉近世陸氏之學專謂識得眞心則萬法流出以爲是心之妙理不知喜怒哀樂一毫少差則不得其正苟不暇修爲存養安能經造而頓悟哉顏曾大賢所以戰戰兢兢未嘗一日廢修省克治之功者正謂是也陸氏之說行學者之弊將不止於淩虛躐等且將狂妄而無忌憚矣

由不知有氣質之性故也作理氣之論

渾淪 列子天瑞篇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函三爲一 前漢律曆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註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爲一故子數獨一也函與含同

正德六年三月十二日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

臣柳崇祖纂集以

進

眞一齋先生遺集卷下

附錄

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完山柳公神道碑

銘

公諱崇祖字宗孝其先出完山高麗末有諱濕積慶于家五子一壻俱捷文科榮耀當時卒 贈司憲府掌令妻封三韓國大夫人其第二子諱克恕官至寶文閣直提學生諱濱爲我 太宗同榜進士敭歷淸顯卒官至永興大都護府使生諱敬孫務功郎中部令卒 贈吏曹參議部令生諱之盛

宣務典牲署令 贈吏曹參判皆以公故署令娶
安東權氏直長得之女景泰壬申生公公自弱齡
不好弄既就學便有志於性理之學不事雕篆既
長學益進中進士既而丁內憂廬墓終三年雖寒
暑雨雪必晨夕上墓拜唯謹服闋居泮宮十八年
得賢師友涵養既久學問益廣經史子集靡不淹
貫而尤邃於易禮記天人性命理數之原以至天
文曆象之妙人所不能曉者必探索幽微毫分縷
析融會貫通嘗手制渾天儀凡日月星辰躔度節
氣推移脗合先傳三舍僉翕然推讓名動士林再魁

館試擢己酉科選授藝文檢閱師儒李克增 啓
柳某官雖卑其學行可為師表請令兼帶成均館
訓誨諸生 從之時有 命選精於天文者監修
欽敬閣公與今領中樞金應箕實掌其事累遷侍
講院司書移司諫院正言一日與右議政許琮同
對 經筵許 啓宰相與臺諫務要和同朝廷乃
安公力言宰相臺諫相可否爭是非非為乖亂正
欲引君當道事不悖理耳不求合理惟務和同非
國家之福也因折抑不撓許歎其直累遷成均館
直講戊午丁外憂哀毁如前喪大學生闔齋來吊

辛酉免喪拜弘文館副校理癸亥轉司憲府掌令
廢朝亂政貫於此時公倡議同僚疏論主失十餘
條皆切直不諱一日法駕出幸還宮時不由正路
徑由書雲峴公諫曰君子行不由徑況人君乎一
事不由於正萬僉從而皆不正因極諫主大怒後
以非所當罪左授護軍甲子政益亂士林禍起公
亦坐前事杖竄寧州尋逮繫禁府獄命加拷掠問
前在臺時先發行不由徑之言者同囚舊僚皆相
顧失色公獨笑對吾所發也復杖配前所丙寅九
月今 上卽位廢亂甫平萬化維新首開 經幄

以待端明之士於是三公交薦公賢 召拜弘文
館副應教公每進對論說縱橫發盡秘奥 上甚
嘉之未幾陞典翰自甲子以來官吏不暇聽訟究
枉無所決至是公道初開牒訴雲委吏眩於裁決
上特超公四資授通政判決事三公 啓柳某
學術有源 經幄不可無此人 上從之移授工
曹參議令兼帶 經筵參贊官蓋 殊寵也俄授
成均館大司成三公又 啓性理之學不可絶其
傳請選年少文臣就柳某授業 上嘉納辛未三
月 上視學謁先聖仍 御明倫堂橫經問難分

命諸臣進講四書二經公首講大學反復論辨存心出治之要寓以規諷 上為之傾聽明日公率諸生詣 闕上表陳謝進其所撰大學箴十章性理淵源等書 上覽而嘉之亟 命刊行特加嘉善階 賜金帶一腰唐表裏一襲公固辭再三 教曰此非為一事卿久掌成均作成人才以助予治功在可賞其勿辭六月以病辭職大學生上章請留 上從之在大學凡五年出拜黃海道觀察使三公同 經筵官 啓曰近將進講周易圖書啓蒙柳某精於易學不宜外授乃改同知中樞

府事仍 命公與金應箕同弘文館讀書堂諸儒
討論易禮記性理大全等書以備進講壬申二月
初三日以疾卒年六十一訃聞 上傷悼促 賜
棺槨賻祭有加館閣文士相弔曰柳某今亡斯文
之厄也朝廷搢紳之列與大學諸生皆奔走弔哭
賻祭以誠大學生有行素七日如喪其親屬者是
年五月庚申葬于驪州文谷之原從先兆也會天
雨諸生咸冒雨哭送郊外無後者公先娶驪州閔
氏監察亨孫之女繼室順天朴氏習讀官李孫之
女皆累世望族封貞夫人閔氏生一男一女男應

台娶牧使李德根之女女適內禁衛河益粹閔氏
歿在甲子二月十六日其年四月葬廣州治西以
非其地遷之壬申五月庚申祔葬于公之左渾於
公忝爲同僚久以此知公爲最悉今因其孤之有
請也謹爲銘曰
海東文獻稱我東方文章名世項背相望道學淵
源孰能發揚陽村之後惟公一人公之學問極其
精純源厥所自濂洛關閩五載成均樂育彬彬有
儼憲司公振其綱諤諤疏論烈烈風霜白日雷霆
杖竄遐方人皆震懼公笑而當逮遣 聖明首入

經幄抽關啓鑰輔導 聖學 上謁先聖訪道
儒老公講大學論辨浩浩講澄心源以隆治道澄
之如何誠敬匪他偲偲十歲陳善閉邪公拜獻之
上曰汝嘉錫之衣帶士林增華斯文有依 經
幄有師一疾長逝吾道之悲刻銘貞珉俾後人知
秉忠奮義靖國功臣崇祿大夫晉川君姜渾撰

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柳先生行狀

先生諱崇祖字宗孝其先完山人遠祖諱濕 贈
司憲府掌令當麗季積慶毓祉五子一壻皆捷文
科夫人封三韓國大夫人其仲子諱克恕寶文閣

直提學　贈吏曹參議是生諱濱同　太宗司馬
榜文科歷典翰應敎直提學　贈吏曹參判是先
生曾王父王父諱敬孫中部令　贈吏曹參議考
諱之盛典牲署令　贈吏曹參判妣安東權氏雞
林君玽之後直長得之女　贈貞夫人三世貤
恩以先生貴也以景泰三年壬申二月初二日乙
丑生先生先生自幼有志於爲己之學不事世俗
詞章之習十一歲有一名相奇其氣貌與之語令
屬字以朝字爲題卽應曰朝朝戶戶炊烟起令作
對卽曰夜夜家家犬吠無相公喜曰必爲太平宰

相成化壬辰舉進士戊戌丁內憂執喪以禮廬墓
三年晨夕上墓雖大寒暑風雨未嘗或廢服闋入
泮宮得賢師友相周旋前後凡十八年學問益廣
經史子集微詞奥義靡不淹貫而尤邃於易禮天
人性命理數之原以至天文曆象之妙一一探索
幽微毫分縷析不得不措戊申秋先生魁館試時
知舉者有竊吹之濫罷中外諸試己酉改設先生
又擢第一選授藝文館檢閱師儒李克增 啓柳
某經明行修請兼帶成均館訓誨諸生 上從之
時有 命精於天文者監修欽敬閣於是先生與

領中樞金應箕掌其事辛亥陞待教壬子陞奉教
癸丑遷司書又遷司諫院正言一日與右相許琮
同對 經筵許言宰相與臺諫務要和同朝廷乃
安先生力言宰相臺諫相可否爭是非非爲乖亂
正欲引君當道不求合理惟務和同非社稷之福
也許滚歎服時朝廷議船價平定論有異同先生
引大明律以證之 上然之而猶未決曰此非一
時之用當爲永世之法如有赴京者質正而來後
右相成希顔以質正官如京考律書果如先生之
言 上命卽施行甲寅拜吏曹佐郎丁巳出爲忠

清都事戊午又入爲直講十二月丁參判公憂居
憂一如前喪大學生闔齋來吊辛酉服闋除弘文
館副校理時詳定國家經費設局選員先生與是
選遞爲忠翊府都事又爲吏曹正郎壬戌移戶曹
正郎癸亥二月轉司藝入掌令時廢朝政亂先生
倡同僚疏論主失十餘條皆切直不諱一日法駕
出幸還宮不由正路徑由書雲峴先生進曰君子
行不由徑況人君乎一事不由於正萬念皆從以
不正因極諫主大怒後以非所當罪左授護軍甲
子掌司馬試取柳禮臣鄭百鵬等還拜司藝廢朝

政益亂追論掌令時疏事杖配原州己丑冬逮繫禁獄鞫問前者臺臣先發行不由經者誰也同囚舊僚相顧失色先生徐曰先發者是崇祖也禍將不測有伸救者還配前所丙寅 中廟靖國禍亂甫平萬化維新首開 經筵以待端明之士於是三公交薦先生先生起膺副應敎之 命每進對論說縱橫發盡秘奧諸講官嘆服以爲眞講官也未幾陞典翰自甲子以來官吏不暇聽訟詞訟淹滯冤枉莫伸至是公道初開牒訴雲委吏眩於裁決 上特起先生四資擬判決事三公 啓柳某

學術高明 經幄不可無是人 上從之移授工
曹參議兼帶 經筵參贊官蓋異數也是歲燕山
卒 上欲以厚禮葬之停朝市定墓直大臣等
啓曰禮葬當用王子君禮至於停朝市定墓直不
可先生上劄略曰前王大失人心幾傾 宗社二
三大臣因天命人心奉 王大妃慈旨推戴 殿
下 殿下迫於臣民之戴不得已正位宸極而敬
奉前王之誼益篤使宰夫監膳幸姬侍從將士護
衛以捍不虞服御物膳絡繹於道不幸遘厲奄忽
昇遐 殿下哀傷痛怛撤膳撤朝欲盡喪葬之禮

議于大臣而大臣之議恐未合義矣臣竊惟君父一體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舜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豈以瞽瞍之頑而廢我生事葬祭之禮乎太甲敗度縱禮伊尹放之桐宮冀其悔悟太甲若或未悛而崩則喪葬之禮當何以處之也前王得罪 宗社固不得祔祀 宗祧而人臣爲君喪葬之禮不宜若是也葬用陵儀別立廟主訃聞上國情之至義之盡也上國使臣若何問之則不可不預爲之圖也文飾而對非事上示下以誠之道也 上命廣議之柳洵柳順汀等言燕山

自絶于天得罪　宗社某曲說不可施行柳子光
等請付有司　上不從只遞先生　經筵官大司
憲李繼孟言柳某盡言無隱不可遞其官　上遂
命燕山墓自所在官俗節致祭置守墓三人丁
卯授大司成爲文臣重試讀券官取權弘等三公
又　啓性理之學不可絶其傳請選年少文臣就
柳某授業　上允之辛未三月　上視學謁先聖
仍　御明倫堂橫經問難分　命諸臣進講四書
二經先生首講大學反復論辯存心出治之要寓
以規諷　上爲之傾聽明日率諸生上表陳謝因

進所撰大學箴十章性理撮要等書其明明德箴中有曰理動氣挾四端之情氣動理隨七情之萌箴下劄錄一欵有曰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吾心之知之致在物之格也家之則足法於國而國之教先成於家也凡爲惡於獨者自以爲獨知而人未之知也故恣意爲之而不知其是非善惡不敢遁於吾心之鑑者尤爲顯見而嚴於十手目之所指視也治天下者自以爲天下至廣難平也而不知天下之心亦我之心也正吾心之矩以絜之則吾之好惡同於天下而無不平矣云云 三上即

命刊行進階嘉善 賜金帶一腰表裏一襲先生辭謝曰臣職長學宮獲覩盛儀僅攄管見以效芹曝之誠 恩澤非所敢望固辭再三 上教曰卿久掌成均教育作成之功固多今日行賞非爲一事也後 上又下 教曰聞儒生多聚于學其可用者抄選以奏先生乃以趙靜菴光祖金錫弘黃澤三人應薦因以病辭職大學生拜疏乞留 上從之在大學凡五年出拜黃海道觀察使三公同經筵官 啓曰近將講周易圖書啓蒙柳某精於易學不宜外授乃改同知中樞府事仍 命與

贊成金應箕同弘文館讀書堂諸儒討論易禮記
性理大全等書以備進講壬申二月初三日以疾
卒享年六十一 訃聞 上悼惜 賜棺槨賻祭有
加館閣文士相吊曰經學老師云亡斯文之厄也
朝廷縉紳及大學諸生奔走來哭莫有後者有行
素七日如喪其親屬者五月庚申葬于驪州府南
文谷先壠之下引發之日適天雨皆冒雨哭送于
郊外先生配驪州閔氏監察亨孫之女後配順天
朴氏習讀官季孫之女皆封貞夫人閔氏之歿在
甲子二月十六日葬于廣州治西至是以非其地

遷祔於先生之左閔氏生一男一女男應台生員
參奉娶牧使李德根之女女適内禁衛河益粹參
奉嗣子炯參奉子瀾直長 贈執義孫曾以下多
不可盡錄其有科官者玄孫仁健僉正僉正之弟
仁培 贈承旨崇禎處士五世孫絡立察訪方立
贈參判亨立生員貞立文科務安縣監經立文
科掌令英立文科順天府使參判子宗澤優老同
知同知子義和進士府使子宗林進士侄宗彬武
科郡守宗儒生員孫益華進士生員子晚華生員
生員侄燧生員嗚呼今距先生殆三百年十餘外

無遺文遺事不知其何人所撰而無總論年譜亦
皆掇拾於散出文蹟故皆不免疎略其功夫造詣
無從考尋然大抵其學無書不讀無物不格不由
師承而眼目先到於聖賢典訓硏精覃思心融而
神會親切而有驗嘗在館職爲經書諺釋以幸教
後學又嘗手製渾天儀凡日月星辰躔度節氣推
移脗合先傳至於明德箴中理發氣挾氣發理隨
之論考亭以後退陶以前諸大儒蓋無說得到焉
而先生之見獨能上契考亭下符退陶則誠大東
之傑然者也鶴沙金先生識其後略曰雖以奇高

峯之辯博未免始疑貳而終勉從先生獨得之妙若是其炳然若使先生得與高峯諸賢各言爾志於函丈之下則吾與之歎加於高峯乎抑加於先生乎其微意槩可見矣其餘九箴及箴下劄錄之言亦非一時湊合之對而發於體行心得之餘者又可見矣前後 經席大臣講官必推而爲首故丙寅以後遞講官則帶師儒當時論者以爲經學則就質於柳大司成史學則就質於金慕齋一時人望如此又嘗聽退陶先生撰知中樞洪公德演墓誌曰時柳公某尹公倬前後居大司成公出講

師友八受庭訓者如此系之以銘曰我究厥由師友堂堂泮水泱泱經訓皇皇蓋稱洪公之善而必本其師友亦可見其推重之義也今 上戊午十月 進御嶺南先賢文蹟 上謂筵臣曰經書諺解曾以爲柳眉巖所爲今見嶺蹟乃大司成柳某爲之儘巨儒也承旨蔡弘遠對曰不但諺解嘗纂進大學箴 中廟特 命刋行五年大司成儒化大行蔚爲斯文宗匠矣 上曰然矣亟加稱賞先生學問德業久而彌章曠世受知於 聖明如此於乎歘矣先生之裔孫養九時亨等奉年譜來要

余爲記德之狀余蹙然曰鎭東眇末一後生耳何
敢爲先生之狀先生以後名公巨卿雄文巨筆不
知其幾而今乃托之於眇末一後生不旣寂寥矣
乎養九等三致其諸父兄之命敦懇不已則有不
容終辭者遂依撰備禮以塞諸孫之責而已非敢
以作者自居也將仕郎繕工監役聞韶後學金鎭
東謹狀

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眞一齋柳先生墓

誌銘 幷序

先生諱崇祖字宗孝號眞一齋完山人中世有

贈掌令諱濕生五子俱文科顯榮第二子諱克恕
寶文閣直提學是生諱濱永興大都護府使是於
先生爲曾祖祖諱敬孫中部令 贈吏曹參議考
諱之盛典牲署令 贈吏曹參判妣安東權氏直
長得之女貞夫人以景泰三年生先生幼不好弄
旣就學便有志於性理之學成化壬辰中司馬戊
戌丁貞夫人憂廬墓三年服闋居大學十餘年學
益進三舍生皆推以爲師表己酉擢文科選授藝
文館撿閱師儒李克增 啓請先生兼帶成均官
訓誨諸生時 命選精於天文者監修欽敬閣先

生與領中樞金應箕實掌其事累遷侍講院司書移司諫院正言一日與右相許琮同對 經筵許言宰相臺諫務要和同朝廷乃安先生力言宰相臺諫相可否爭是非非爲乖亂正欲引君當道不務合理惟務和同非社稷之福也許深歎服累遷成均直講戊午丁參判公憂哀毀如前喪服闋除弘文館副校理癸亥轉司憲府掌令時昏朝政亂先生倡同僚疏論主失十餘條廢主嘗出遊還宮時徑由書雲峴先生進曰君子行不由徑況人君乎一事不由於正萬念皆從以不正因極諫主大

怒左授護軍甲子士林禍起先生亦杖配原州尋
逮詔獄命加拷掠問前日還宮時先發行不由徑
之言者先生徐對曰先發者崇祖也復杖配原州
丙寅 中廟改玉萬化維新首開 經筵以待端
明之士於是三公交薦先生 特拜弘文副應教
先生每進講 上輒嘉納之未幾陞典翰自甲子
以來寃枉莫伸牒訴雲委 上特超先生四資授
判決事三公 啓 經筵不可無柳某 上從之
移授工曹參議兼帶 經筵參贊官是歲廢主李
上欲以厚禮葬之停朝市定墓直大臣議持不

可先生上劉極論其非　上命廣詢大臣柳順汀
及柳子光皆以先生言爲曲說不可施行至請付
有司勘罪　上不從卒用先生議令所在官俗節
致祭置守墓三人丁卯授大司成三公又　啓性
理之學不可絕其傳請選年少文官就柳某受業
上從之辛未三月　上視學謁先聖仍　御明
倫堂令諸臣進講四書二經先生首講大學反復
論辯皆存心出治之要　上爲之傾聽明日先生
率諸生上表陳謝仍進所撰大學十箴性理撮要
等書　上特加嘉奬亟　命刋行加嘉善階　賜

金帶一表裏一襲先生固辭再三 上教曰卿久掌成均作成人才以助予治功在可賞非爲一事後 上又下 教曰聞儒生多聚于學可抄選可用者以奏先生乃以趙靜庵先祖金錫弘黃濬應選既而以病辭職大學生拜疏乞留 上從之冬拜黃海道觀察使三公同 經筵官 啓曰近將進講周易圖書啓蒙柳某精於易學不宜外授乃改同知中樞府事仍 命先生與金應箕同弘文館讀書堂討論易禮記性理大全等書以備進講先生嘗制渾天儀又纂經傳諺解至 正宗大王

戊午 上謂筵臣曰經書諺解今乃知柳某爲之儘巨儒也亟加稱賞先生以壬申二月日卒享年六十一年訃聞 上深加悼傷 賜棺槨賻祭優例自朝廷搢紳大夫及大學諸生皆奔走吊祭曰柳某今亡斯文之厄也以是年五月日葬于驪州丈谷酉坐之原從先兆也配驪州閔氏監察亨孫之女後配順天朴氏習讀季孫之女皆封貞夫人閔夫人以甲子二月日卒葬廣州治西後遷祔先生墓左朴夫人墓在堤川黑石亥坐之原一男應台生員參奉一女內禁衛河盆粹皆閔夫人出參奉

嗣子炯參奉子瀾直長 贈執義曾玄以下不盡
錄先生學問德業固非晩生末學所可窺測然今
觀十歲與進 御箋序則先生之學固有以深得
孔曾之旨設而其格君心正邦本之道誠孟子之
遺意也至其四七理發氣發理隨氣挾之說又有
以脗合於考亭之緖論而先得乎退陶之明訓則
此豈俗儒記誦詞章徒事口耳者之所可及哉惟
其知之明而得之深是以發而見於事爲者處昏
朝則直聲著於臺閣際昌辰則啓沃弘於 經幄
長國子而 中廟有作人才之褒釋經傳而 正

宗有眞正儒之 敎前後 天鑑之明已有定評
若是尙何容贅說哉後孫時英空潤甫使從子養
周奉書來謬屬先生壙記顧不佞非其人也旣累
辭不獲則謹按狀而叙次如右係之以銘銘曰
顯允夫子實維儒宗學究天人志存經濟昏朝秉
直不嚴雷霆起膺 明時朝野屬望五載國子晨
夕 經幄士曰師表 王曰眞儒渾天有儀經傳
有釋十箴陳說最其切要累累萬言言言忠赤道
在於此學何以加實倡斯文可質百世 王庸嘉
乃俾廣其傳餘敎在人遺風宛宛有棠四尺文岩

之原毋或毀傷君子之宅 上之八年戊辰十月
日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春秋館修撰官聞韶後學金[illegible]撰

遺事

柳之先系出完山乃望族也有諱濕 贈司憲府
掌令當麗季積慶毓祉五子一壻俱捷文科夫人
封三韓國大夫人其第二子諱克恕官寶文閣直
提學 贈吏曹參議生諱濱同 太宗司馬檹文
科孟息誠檹歷典翰應教直提學官至永興大都
護府使 贈吏曹參判是先生曾王考參判生諱

敬孫務功中部令 贈吏曹參議是先生皇考考
諱之盛宣務郎典牲署令 贈吏曹參判兼同知義
禁府事妣安東權氏雞林君鈞之後直長得之女
贈貞夫人三世推 恩以先生貴也以景泰三
年壬申二月初二日乙丑生先生先生諱崇祖字
宗孝幼有高識有志於性理之學不事世俗詞藻
之業年十一歲權相公至視其氣貌有異與之語
命屬句以朝字爲題卽應曰朝朝戶戶炊烟起令
作對卽答曰夜夜家家犬吠無相公奇歎曰詩語
有太平氣像後必爲太平宰相成化壬辰擧進士

戊戌丁內憂執喪以禮廬墓三年晨夕上墓雖寒暑雨雪未嘗或廢服闋入大學朝夕虀塩人不堪苦而先生處之怡然師友講討如恐不及經史子集微言奧義人所未曉者必期於通究不得不措以此學問益精深大為三舍生所推重國制於大比之歲考兩舍生居齋滿數百日者赴館試取五十人選極重戊申秋先生魁是選時以掌禮圍者有竊吹之濫罷中外諸試翊年己酉春改設圍先生又擢第一選授藝文館檢閱師儒李克增 啓柳崇祖經明行修請兼館師以教諸生 上從之

時 上命修欽敬閣以先生與金應箕明於天文
使之監掌焉辛亥陞待敎壬子陞奉敎癸丑遷司
書又遷司諫院正言一日與右相許琮論事許言
宰相臺諫務相和同朝廷乃安先生力言宰相臺
諫相可否爭是非非爲乖亂也欲引君當道事不
悖理耳不求合理惟務和同非國家之福也許深
歎服時朝廷議船價平定論有異同先生引大明
律以證之 成廟亦以爲然而猶未決 傳曰此
非一時之用亦爲永世之法如有赴京者質正而
來時右相成希顔以質正官如京考律書則如先

生言〻 成廟歎曰柳崇祖之言果然卽施行甲寅拜吏曹佐郎丁巳出爲忠清都事戊午爲直講尋遞十二月丁外憂喪制如前喪辛酉服闋除弘文館副校理時詳定國家經費設局選員先生亦與是遞爲忠翊府都事又爲吏曹正郎壬戌移戶曹正郎以都承旨李玷親從例避也癸亥二月拜司藝轉掌令廢朝政亂實兆此時先生倡議同僚疏論主失十餘條皆切直不諱一日法駕出幸還宮時不由正路徑由書雲峴先生諫曰君子行不由徑況人君乎一事不由於正萬念從而皆不正因

極諫主大怒後以非所當罪左遷授護軍甲子掌司馬試取柳禮臣鄭百鵬等還拜司藝時廢朝政益亂追論司憲時事杖竄原州乙丑冬逮繫京獄鞫問前在臺論某事先發者誰也同僚皆相顧失色先生徐曰崇祖所發也禍將不測有仰救者還配前所丙寅 中廟登極因三公薦特 除弘文館副應教是時屢難甫平萬化維新首開 經幄以待端明之士以講帝王之學先生初進對論說縱橫發盡秘奧諸講官皆嘆服以爲莫能及也未幾陞典翰自廢朝以來掌隸院詞訟淹滯冤鬱莫

仰至是公道初開牒訴雲委 上起先生四資爲
通政判決事使之裁決三公 啓柳崇祖學術高
明 經幄不可無此人乃 命換工曹參議兼帶
經筵官蓋異數也丁卯授大司成爲文科重試
讀券官取權弘等三公 啓性理之學不可不傳
請柳崇祖金應箕處令年少文士傳習 答曰可
辛未 上視學謁先聖 御明倫堂進講諸生橫
經問難先生首講大學反復論辨存心出治之要
寓以規諷 上爲之傾聽翼日先生率諸生上表
陳謝因進所撰大學箴性理撮要等書 上嘉奬

卽 命刋行進階嘉善 賜金帶一腰唐表裏一
襲先生辭謝曰臣職長學宮獲覩盛舉僅攄管見
以效芹曝之誠 恩澤非所希也且人主賞典不
可濫施非功請卽還收以安私分固辭再三 教
曰卿久掌成均教育作成之效固多今日行賞非
爲一事而已也先生以病辭職太學生拜疏乞留
出拜黃海道觀察使三公同 經筵官 啓近將
講周易繫辭圖書啓蒙柳崇祖精於易學不可外
授乃改同知中樞府事 命與贊成金應箕同弘
文館讀書堂諸儒討論易禮記性理大全等書以

備進講壬申二月初三日戊寅以疾卒于第享年六十一訃聞 上悼惜 賜棺槨致賻弔祭館閣文士相弔曰經學老師亡矣理數之微誰爲之發經說之疑誰爲之析後生誰爲之誨 聖學誰爲之導大學生奔走來哭莫有後者有行素七日如喪其親屬至發引適天雨皆冒雨哭送于郊外五月庚申葬驪州府南文谷先壠之下先生配驪州閔氏監察亨孫之女後配順天朴氏習讀孝孫之女俱封貞夫人閔氏之歿在甲子二月十六日葬廣州乘狼山至是奉遷祔窆先生禀性剛方行已

廉直不喜聲色不撓威勢孝友天至雖劇職朝夕靡暇而定省不廢未嘗退寢於私室兄弟之間人無間言宗族窮甚者極力救濟居官淸愼詳明文簿倥傯而剖決如流平生不事產業自奉甚約捐館之日無以爲斂以下跋○此錄在本孫巾衍而無作者姓名姑附狀碣之下

輓詞

月軒丁壽崗

髫齔相從到至今風塵宦海共浮沉如何先我重泉去永絶伯牙絃上音

大學綱目跋

今觀大學十歲及始末叙述淵源粹正反覆詳備

富哉言乎吾東方性理之文陽村而後絶無而僅有之者也須因豚息所傳猥承隱括潤色之教不敢當不敢當僕少年失學筮仕後鞅掌刀筆十餘年晩暮叨忝翰墨之司雖或從事文字間僅僅佔俾雕篆而已其於性理之學之文老矣無所及也先生學問淵奧理義精熟其爲此文將欲進之於橫經　陽對之日以爲格君之規遣意措辭粹然無可議僕何敢置喙於其間哉僕老病侵尋步屧蹇滯侍講參席顧莫之遂實爲平生悼恨今得先生之文讀之再三怳然坐我於　講榻之側聆先

生之講說也何其幸哉　聖上方嚮儒術圖臻至理將必有味於先生之言濬體大學之道格致誠正躬行實踐端本清源以出治道其　聖神功化之極終有以致夫雍熙泰和之盛則先生平昔孜孜講學之功今日惓惓貢忠之願於是乎畢矣柳洵不勝蘄望之至謹拜書

進大學十箴性理淵源撮要疏　柳淰

伏以故大司成臣柳崇祖卽臣遠祖親也存心性理之學爲一時儒林所重曾在正德六年辛未

中宗大王視學泮宮　親御明倫堂橫經問難

時崇祖爲大司成首講大學仍進所撰大學綱目十歲性理淵源撮要等書一冊則 中廟特爲嘉奬仍 命刊行而自經兵燹冊子與板本俱未免散失不復行于世矣臣待罪嶺藩之日巡到安東則臣之姓族一人以此冊來眎曰亂離中獨全此本而太半蟲蠧幾乎泯滅誠可惜也云臣觀其書及故相臣柳洵跋語則始末叙述反覆詳備實有補於帝王出治修省之道故召匠重刊仍欲粧䌙投進而職在外藩惶恐不敢矣今者適當自 上遇災求言之日忝叨近密昵侍淸光揆諸分義不

可無一言應 旨而軍國機務則廟堂已盡言時
政闕失則三司已盡獻其餘民間疾苦中外弊瘼
則廷臣之疏草野之章相繼而至臣之所欲陳者
要不過此等說話語甚不奇安敢冒瀆玆敢以柳
崇祖所撰大學綱目十歲性理淵源撮要合部二
件隨疏投進治國之道弭災之本亶不出於十歲
眞切之外伏願 殿下以 中宗大王之意爲意
常置於几案之間時 賜省覽則不無補於 聖
神功化之萬一臣不勝瞻天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辭意良用嘉尚所進冊子實是格言至論予常欲觀覽矣仍 傳曰令下虎皮一令同副承旨柳淰賜給以表予嘉尚之意

大學十箴性理淵源撮要重刊後識

四端七情之理發氣發氣挾理隨之論始發於朱夫子繼發於黃勉齋元明以下及我東諸大儒未有說得到焉退陶老先生乃始發之於天命圖雖以奇高峯之辯博未免始疑貳而終勉從實前聖所未發精微之極致也我 聖朝崇儒術尚文教

中宗大王至親臨國學引諸儒臣學生横經問

難時完山柳先生崇祖爲大司成進講大學退而著大學十箴及性理淵源撮要等書進之 中廟深加嘉奬仍 命刊行其言無非就從古聖賢稽言至論剔發出來者至於明明德箴中有曰理動氣挾四端之情氣動理隨七情之萌嗚呼先生之於學旣無授受之處而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有以上契於考亭下符於退陶者若此其炳然若使先生得與高峯諸賢各言爾志於函丈之下則未知吾與之歎將加於高峯乎抑加於先生乎洪恥齋仁祐撰其先碣云經傳則就質於柳大司成崇

祖子史則就質於金慕齋安國其一時士林所宗
仰如此而迄無尊尚之擧將並與 聖祖命刊之
書而泯泯焉此柳承宣淰之重刊而進 御令河
東倅柳君經立之附刊碑疏文爲斯文地也若其
文章之美節行之高俱載於先生所撰箋序箴諸
篇及柳公跋姜公碑後日善觀者當自得之奚容
贅是歲黃狗菊秋下澣豐山後學金應祖謹識

記聞錄

公居泮宮十八年得賢師友涵養旣久學問益廣
尤邃於易天人理數之原融會貫通正言時與右

議政許琮進對許 啓曰宰相臺諫務要和同朝
廷乃安公力言宰相臺諫相可否爭是非非爲非
亂正欲引君當道不求合理惟務和同非國家之
福也許歎其直出儒林錄
中宗元年十一月燕山君卒初 上聞燕山病劇
命內醫救療及卒遣中使致祭禮官與本道監
司視歛葬用王子君禮葬于江華隨行侍女服喪
三年朝夕上食朔望奠百日而止 上進素饌三
日停 經筵 命修慎承善家令廢妃移居供以
嬪禮工曹參議柳崇祖疏請葬燕山用陵儀別立

主以祀訃聞上國加以王謚 命六曹三司二品議柳洵柳順汀等言燕山自絶于天得罪 宗社其不可訃聞請謚置陵立祀明甚崇祖曲說不可施行柳子光言崇祖附會不經倡爲詭論疑人聽聞請付有司 上不從只遞崇祖 經筵官大司憲李繼孟言崇祖無隱不可遞其官 上遂 命燕山墓自所在官俗節致祭定守墓三人見國朝寶鑑

燕山君之卒于喬桐也 傳曰以厚禮葬之且停朝市定墓直何如大臣等 啓曰禮葬請用王子君禮停朝市定墓直不可爲也公時以工曹參議

經筵參贊官上劄請葬用陵儀別立廟主以祀訃聞上國加以王謚　中宗命廣議之皆以爲不可施行柳子光力排其說至請付有司鞫問其情朴元宗則以爲不空在近侍　上命遞　經筵官兩司以有防言路請勿遞爭之不得（出東閣雜記及權竹所鼈海東雜錄）

辛未六年三月視學　上親酌獻于先聖退　御明倫堂與諸生講論經旨　敎曰經術本也詞章末也今世之士皆趨末而不究本橫經問難之後分三所講經以取士仍　賜學田百結大司成柳

崇祖率儒生上箋謝進大學綱目十歲及性理淵源撮要 上覽而嘉之 命刊頒兩書于朝臣加崇祖資 賜金帶一腰表裏一襲復 教曰予聞儒生多聚于學果協所聞其可用者抄選以奏於是成均館以趙光祖金錫弘黃澤三人應薦 上命銓曹調用 見國朝寶鑑

司成洪公家在泮橋門外時柳公崇祖尹公倬前後爲大司成出講師友入受庭訓篤於經學旁及子史靡不淹涉銘曰我究厥由師友堂堂泮水決決經訓皇皇 出退溪先生集洪中樞德演叔容墓誌銘

經傳則就質於柳大司成崇祖子史則就質於金
慕齋安國出洪恥齋仁祜文集
柳參議崇祖湙於經學在館職時爲諺釋以曉諸
生經書之有諺釋自柳參議始出柳眉巖希春日記
柳崇祖全州人登第官至同知成均館事精通經
學勤於誨人出權草澗文海大東韻玉
孝廟三年壬辰九月承旨柳湙進其族祖崇祖所
撰大學綱目十箴性理淵源撮要 上賜臯比見國
朝寶鑑
戊午正宗大王二十二年十月日持嶺南文蹟入 侍時

有 上下問經書諺解誰果爲之乎諸臣未及對
上曰曾以爲柳眉巖爲之矣今見嶺蹟大司成
柳崇祖爲之儘是巨儒也承旨臣蔡弘遠對曰不
但諺解嘗纂 進大學箴刊行于世且五年大司
成儒化大行蔚爲斯文宗匠也 上曰然矣弘遠
曰今見其文蹟其學問造詣儘不可誣也 上曰
然矣 特加稱賞 出金正言熙洛筵中記聞

吾里有故大司成柳先生後孫其家藏大學箴一冊嘗奉而讀之知先生學問之醇正見識之精諳爲國初諸先輩之最也一日柳斯文時亨養九養洙甫自川城歷訪陋居從容語因曰吾先祖有盛德遂學而中値昏亂斥逐流離晩際昌明多年 經幄裨益鴻猷作成人才 聖朝禮遇之隆儒林倚望之重當世蓋無比也其朝夕論思之際師友講討之間必多昌言至論可傳於後來者而兵火之餘文籍蕩然今行於世者惟大學箴性理撮

要而已孱孫等私心痛恨求之士友訪之史
乘苟有一字片言語及於先祖事者輒抄出
收聚得若干條焉又就家稿及神道碑文中
錄其官銜履歷將爲年譜雖寂寥甚不足以
闡揚其萬一而世代之遠恐遂幷此而湮沒
頃嘗拜東巖柳公請叙次一通以爲家中古
蹟而未及屬筆不幸公捐世公私之痛可勝
言哉素知吾子尊慕我先祖又有連世誼分
吾等敢以請於東巖公者請於吾子不佞辭
謝不得則曰此撰述事則吾固不敢而今見

大學箴　聖祖命刊而後人重刊焉無可議
者年譜諸君之所錄略已備矣今君之所託
者不過事蹟纂次書寫而已以吾慕先生之
深其敢辭一日相役之勞乎遂就本藁略加
檃括第錄繕寫以歸之區區掇拾不成編體
惟諸君更加搜訪隨得添補就質有識竄改
潤色以成完本則豈惟先生後孫之幸亦士
林之所期望也聞韶後學金道行謹錄
右大學十箴性理淵源撮要二篇者故國子
長柳先生之所著也謹按正德辛未我　中

廟幸學先生時以大司成首講大學書明日率諸生詣闕陳謝拜表獻是書 上賜金帶寵異之卽 命刊行其後當 孝廟壬辰禦觀察滄又刊之於嶺闑仍拜疏投進 上批又嘉納焉距今數百年世久亾失只有子孫家藏一件於是先生後孫諸宗氏懼其遂並此而泯没也復謀所以壽其傳者因編入年譜記聞並取碑狀遺事世系識跋等文字合爲一卷以附其後以範休忝在旁裔景慕有素俾書其刊事顚末則其意有不可以不文

辟者曰於戲先生直節似逸于正學述程朱即其平日道義之形於咳唾以幸來後者宜不止此而今皆沉泯無徵惟有此篇者存斯若可恨者然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觀十歲是爲學做治之本也撮要是理氣性命之蘊也後之人苟能熟讀而善觀之則先生之所以爲學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斯矣是以鶴沙金先生嘗讀是而歎其旨談默契於退陶於乎豈非先生之子雲堯夫也歟然則道之顯晦固不係於著述之多寡而考

子慈孫之所以汲汲於斯必欲公是書而幸
斯文者其用心亦至矣仍念吾先祖集賢學
士檜軒先生文章節行震雷一世而於先生
爲叔祖之親一時家學之盛至今猶可想象
而遺文亦一例沉泯其僅見於國乘及東文
選者爲若干篇間亦繕寫成帙擬議繡棗而
迄未遑焉今爲諸宗所謬屬執筆爲玆事役
蓋亦有不敏之愧云爾戊辰南至日從十代
孫通訓大夫前行安邊都護府使範林謹跋

眞一齋先生遺集下終